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三十九回 逃難遇難親姐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

詩曰： 養身不亞似生身，寨主何曾負僕人？
 兄弟豈知同遇難，家奴反欲逼成親。
 竟迷暗室懷中寶，幾喪明珠掌上珍。
 若使未能逢智化，終難重聚樂天倫。

且說武國南、武國北雖係兄弟，是兩樣心腸。武國北瞧寨主勢敗，失了小飛雲崖口，就知道君山不保，自己會同著哥哥到後寨，勸解著夫人逃難。他們兩人全沒成過家，這一逃難，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，他把小姐占了，就是為這個主意而來。欲先說出，他怕他哥哥不點頭。怪不得智爺與鍾太保議論武國北，此人萬不可用，如今就應了智爺的言語。見了夫人一說，夫人就把一雙兒女交與他們。姑娘那裡肯走？總是大了幾歲，說：「娘呀！你死在君山，我與你一塊死。」姜氏肝膽欲裂，一手拉著鍾麟，一手拉著亞男說：「兒哩！女兒！難道說為娘就捨的你們？倘若老天垂念，還有相逢之日。這都是你天倫忠言逆耳，才害的咱們娘們好苦。你們就跟隨你武大哥、武二哥逃難去罷。國南、國北，我就把我這一對兒女交與你們了。」國南說：「夫人請放寬心。」說著話，雙膝點地，對天盟誓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，如改變心腸，天誅地滅！」

說：「國北起誓，不管夫人怎樣，咱們先明明心。」國北說：「哥哥，你起了就得了，還教我起誓？」武國北無奈，跪在地上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，如若改變心腸，我哥哥怎麼樣，我也怎麼樣。」武國南說：「不像話，你各人單起你的誓。」武國北說：「我若改變心腸，教我死後肝花腸子讓狼吃了。」武國南說：「不成，沒有那麼起誓的，從新另起。」夫人說：「不必了。」外面把紅沙馬備好，包袱細軟之物，一切全係在馬上。國南勸解夫人不必掛心。武國北攙著小姐，武國南背著鍾麟，一出門猶如送殯的一樣，就哭起來了。

小姐上馬，武國南背著鍾麟，武國北拉著紅沙馬，出了後寨門，把門人俱都醉倒。

慢慢過了摩雲嶺，繞過白雲澗，到了蓼花崗，由西往下就是蓼花灘，叫：「哥哥，咱們往那裡走？」武國南說：「咱們走蓼花崗，那灘中不好走，淨荊條絆人。」走著路，武國北問：「哥哥，聖人說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』你也不想成家了罷，我怎麼樣呢？」武國南說：「我這歲數還成什麼家？就是你了。以後給你說上門親事，接續香煙。」國北說：「那得多暫？」國南說：「到了岳州府，若寨主大勢不好，給小姐擇婿，必定門當戶對。把小姐事情辦完，再給你說親。」國北說：「與其那麼著，省件事好不好？也不用給小姐擇婿，也不用給我說親，這就是頂好的件事：小姐也出了閣了，我也成了家了。」國南說：「你也得說著才能成家哪！」國北說：「把小姐給我。」國南一聽說：「好天殺的！你還要說些什麼？」國北說：「哥哥，我試試探探你呀。你要順著我說，我就把你殺了。」國南說：「你說這句話雖係試探，我就損壽二〇年。」鍾麟說：「武大哥，我害怕。」國南一回頭，黑忽忽的萬丈的深潭，令人可怕，說道：「少主人閉著點眼睛罷，過了這點窄狹的道路就好了。」話言未了，就聽見「碰」的一聲，早被國北一腳踹在國南的腿上，一歪身，「哎呀呀」一聲，連國南帶公子就墜下深潭去了。

姑娘一見國北的光景，也要躡下潭去，早被惡賊一把扭住，想動不能，拉著馬撲奔正北去了。暫且不表。

列位，這一段定君山本是極大的節目，不能略草而已。事情也多，頭緒也亂，必得說的清清楚楚的。事情雖多，就在〇五、〇六、〇七三日全完，時候不許說差，請看書的眾公留心細記。

固然是說書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單提的是智化受標滾下山來，大眾槍刀亂紮亂砍，早教金槍將於義一把手攔住說：「把他綁起來，解往承運殿。」正要追趕寨主，火光沖天，殺聲貫耳，人家救兵到了。眼瞧著小五寨人陸續敗回，連祝英俱到，說：「不用趕了，教人接迎到水面上船去了。」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意欲打水寨追趕，明知他們會鏢船底，慢慢再作計較。

聚會承運殿，吩咐把智化綁上來。不多時，智化進承運殿，一陣哈哈的狂笑，面上並無懼色。大家一瞧，見了罪之魁、惡之首，各各咬牙，人人憤恨，俱找兵器，要將智爺亂刀分屍。智爺又是嗤嗤的冷笑。若是淨糊塗人，智爺就死了，可巧有明白人，偏要問問。那愚人說：「可別讓他說話呀！他能花言巧語。」於義說：「讓他有話說完，難道說還把他放了不成？姓智的，你樂的是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我樂的是你們大眾空有這些人，連一個有能耐的沒有，全是些個衣冠禽獸。我們雖把寨主盜出君山，可不是有意殺害寨主，勸寨主改邪歸正，作大宋的官，夢穩身安，可得有我的三寸舌在。不料我今被捉，可不是我怕死，我怕死還不敢詐降呢。縱然一死，落個千古聲名。就拿姓智的到得君山，準占幾個好字，占的是忠、勇、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」於義大笑說：「你是人面獸心，這幾個字你連半個字也不能占。」

智爺說道：「我身無寸職，你們君山是國家一大患，我定了君山，先占個『忠』字。君山如銅牆鐵壁一樣，萬馬千軍到此，破不了君山，我們八個人把君山破了，可占個『勇』字。自我姓智的到山，無論寨主、嘍兵、頭目犯罪，我去講情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占個『仁』字。用酒將爾等們灌醉，俱都殺死，豈不省事？連一名嘍兵不傷，我占個『義』字。難道說我們不會四下裡放火，教你首尾不能相顧，出去豈不省事？不防火燒山，占個『禮』字。種種的主意，條條的計策，我把寨主哄信，占個『智』字。當初結拜說過，有官同作，寨主幫著王府作反，我不忍坐觀成敗，我勸他歸降大宋，我占個『信』字。我把六個字占全，交友之心大略如此。爾今見大寨主被捉，倒遂了你們的心願，或是輪流作寨主，或是抓鬮兒作寨主。寨主剛一被捉，你們就改變心腸。按說寨主多大，夫人多大。我今被捉，就沒一個問問夫人去是殺是剮，你們就私自作主。我笑的就是這個。」說畢又笑。

渾人說：「殺了罷。」於義、謝寬說：「不可，他講的有理。」就命謝允、謝勇解到後寨見夫人，教殺就殺，教放可別放，仍把他解回承運殿，也是剮了他。

說畢，解智爺至後寨，叫出婆子言明此事。婆子進去，少時出來說：「夫人要見他哪！你們這等著罷。要教剮，我們也會做活兒。」將智爺往裡一推，拍的拍，擰的擰，罵的罵，推的推。到了裡邊，面見夫人，端然正坐，即便雙膝跪倒說：「嫂嫂，小弟智化與你老人家叩頭。」夫人不看智爺，低著頭說：「智五弟，今天你哥哥的生日，不在前庭飲酒，面見為嫂有什麼事情？」智爺瞧這個景況，羞的面紅過耳，說：「嫂嫂不必明知故問了，小弟慚愧無地。」夫人一抬頭問：「五弟為什麼倒綁著二臂？」智爺就將怎麼詐降，為救展南俠，弟兄結拜，盜鍾寨主出山，一五一〇，細說一遍。夫人問：「寨主本領比你如何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哥哥如天邊皓月，我如燈火之光。」夫人問：「君山堅固不堅固？」智爺說：「如銅牆鐵壁。」夫人說：「國家伐兵，一時破得了君山破不了？」智爺說：「千軍萬馬，一時也不能就破此君山。」夫人說：「卻由來你們幾個人把君山破了，把寨主拿了，一者是大宋之福；二來你們都是佛使天差，個個不凡。你今被捉，我一句話，你就是碎屍萬段。我何故逆天行事？總怨是寨主爺的不好，我苦苦相勸，忠言逆耳，總是個定數。來呀！你們把智五爺的綁鬆了。」婆子、丫鬟說：「智五爺的綁鬆不得，仇人總是殺了他，給寨主爺報仇。」夫人說：「你們那知道？鬆綁！」婆子無奈，才把智爺綁解開。夫人說：「五弟，我放你出山，等著你寨主爺的時節，預備一口薄木的棺槨，將你寨主哥哥的屍骸成殮起來，就算盡了你們結拜的義氣了。」智化說：「嫂嫂可別行拙志，三五日必見佳音。」夫人說：「五弟，你出山去罷。」智爺說：「哎呀！嫂嫂，我那一對姪男女那裡去了？」夫人說：「國南、國北帶著他們逃難去了。」將要說往那裡去，婆子把嘴一按說：「可別說了，他是要斬草除根。

你別損了，留點德行罷。」智爺說：「國北非係好人，我姪女尚有差錯，那還了得！」

夫人說：「憑他們的造化罷。五弟，快些出山去罷！」婆子往外一推。

智爺無奈出來，不敢往前去，由西越牆而出。一蹙一點，出後寨門，過摩雲嶺，繞白雲澗，走蓼花崗，聽見鍾麟喊叫：「智五

叔！」天色微明，這就到了□六日了。智爺往下一看，黑暗暗的深灘，鍾麟叫智五叔，智爺答應說：「姪男不必驚慌，你五叔來了。」你道萬丈深灘，鍾麟為何沒死？皆因是主僕往下一撲，離著三二丈深，由山石縫兒里長出一棵柏樹，年深日遠，上面的松枝蟠了頂大，上邊又有幾棵藤蘿，歷年間把松枝蟠成一個大餅子相仿，主僕墜落在上面。主僕甦醒了半天，國南勸解公子不要害怕，罵道：「國北天殺的，真狠！」鍾麟說：「不好下去。」國南說：「天亮有打柴的，就把咱們係下去了。」鍾麟說：「有我五叔到，就救了咱們了。」國南說：「別叫他，不要他來。」公子偏叫。智爺看見，又驚又喜，問他們的緣故。國南無奈，就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。想了個主意，復返回到蓼花崗的南頭，下蓼花灘，走到樹下，讓國南把刀扔下來。拿著刀，把葛條砍下無數，接在一處，蟠了一蟠，拉著了上蓼花崗，扔將下來，將鍾麟的腰拴上，往下放葛條多些，公子腳站實地。拴完叫他解開，復又拉將上來，將國南腰拴好：「把你們係將下去，你們投奔何方？」國南說：「上岳州府。」智爺叫他們上晨起望路、魯家中去。武國南應允。智爺說：「你要不去，你可得起誓。」國南恨著心起誓：「我要不去，教我淹死，上吊死！這還不行麼？」智爺方肯把他放將下去，扔了葛條，提刀撲奔正北。

不到三里路，看見小松林樹上捆著小姐，國北提刀威嚇，拴著紅沙馬。智爺躡入樹林，一刀正中胸腔，生吃了惡奴的心肝，救小姐回晨起望。且聽下回分解。